

## 唐昭宗御制《菩萨蛮》的历史解读

刘振乾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4)

【摘要】唐昭宗登齐云楼,令乐工歌御制《菩萨蛮》。诸王及臣工皆有和作。通过对《菩萨蛮》(登楼遥望秦宫殿)的作品考辨,发现其中隐含着重要政治信息。这首以“思归”为主题的《菩萨蛮》歌曲,实质上是李晔借助《菩萨蛮》音乐传播方式,召集各路兵马勤王的号令。

【关键词】唐昭宗; 菩萨蛮; 齐云楼; 韩建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755(2011)03-0084-03

唐昭宗御制《菩萨蛮》一事见诸《旧唐书》、《新五代史》以及子部小说和各类笔记。近世出土的敦煌卷子中也出现了两首《菩萨蛮》歌曲。任半塘先生将其认定为昭宗皇帝在华州时所作<sup>[1]</sup>。兹引录如下:

登楼遥望秦宫殿,翩翩只见双飞燕。渭水一条流,千山与万丘。

野烟遮远树,陌上行人去。何处有英雄,迎归大内中。

飘飘且在三峰下,秋风往往堪沾洒。肠断忆仙宫,朦胧烟雾中。

思梦时时睡,不语长如醉。何日却回归,玄穹知不知。

关于这两首歌辞的主题,历来被认为是唐昭宗思归长安时所作。如欧阳修、宋祁等撰《新五代史》云“昭宗登齐云楼,西北顾望京师,作《菩萨蛮》辞三章以思归”。清代学者俞正燮《癸巳存稿》云“唐昭宗《菩萨蛮》云‘远烟笼碧树,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奴归故宫。’此在华州托宫人思归之辞。”本文通过对《旧唐书》和《新五代史》的解读,认为唐昭宗御制《菩萨蛮》歌曲,并非简单的寄托“思归”之情,曲中传达了重要的政治信息。

《旧唐书·昭宗本纪》(卷二十)云<sup>[2]762</sup>:

(乾宁四年)七月甲戌,帝与学士、亲王登齐云楼,西望长安,令乐工唱御制《菩萨蛮》词,奏毕,皆泣下沾襟,覃王已下并有属和。

《新五代史》(卷四十 杂传第二十八)云<sup>[3]434-435</sup>:

昭宗登齐云楼,西北顾望京师,作《菩萨蛮》三章以思归,其卒章曰“野烟生碧树,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酒酣,与从臣悲歌泣下,建与诸王皆属和之。建心尤不悦,因遣人告诸王谋杀建、劫天子幸佗镇。

这里有几个细节问题值得深入思考:其一,唐昭宗为何要令乐工在齐云楼传唱御制《菩萨蛮》词?其二,韩建与诸王皆有属和,为何“建心尤不悦”?

基于以上两点思考,本文认为有必要对“唐昭宗齐云楼唱和《菩萨蛮》”这一历史事件进行确认。

南唐尉迟偓《中朝故事》(卷上)云:

乾宁三年,凤翔李茂贞与朝臣有隙,将欲篡难,犯干神京。上乃顺动欲幸太原,行止渭北,华州韩建迎归郡中,上郁郁不乐。时登城西,齐云眺望。明年秋,制《菩萨蛮》词二首曰“登楼遥望秦宫殿,茫茫只见双飞燕。渭水一条流,千山与万丘。远烟笼碧树,陌上行人去。何处是英雄?迎孥归故宫。”又一日“飘飘且在三峰下,秋风往往堪沾洒。肠断忆仙宫,朦胧烟雾中。思梦时时睡,不语常如醉。早晚是归期,穹苍知不知?”

宋代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云<sup>[4]</sup>:

“陕府唐昭宗有诗云‘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或曰‘逍遥楼有太宗诗云:昔乘匹马去,今驱万乘来。志意不侔矣!’乾宁三年,李茂贞犯阙,帝次华州,韩建迎归郡中。帝郁郁不乐,每登城西齐云楼远望。明年秋,制《菩萨蛮》二首云:登楼遥忆秦宫殿,茫茫只见双飞燕。渭水一条流,千山与万丘。远烟笼碧树,陌上行人去。何处有英雄,迎归大内中。又一日:飘飘且在三峰下,秋风往往堪沾洒。肠断忆仙宫,朦胧烟雾中。思梦时时睡,不语长如醉。早晚是归期,苍穹知不知?”

宋代沈括《梦溪笔谈》(卷五)云<sup>[5]</sup>:

《新五代史》书唐昭宗幸华州,登齐云楼,西北顾望京师,作《菩萨蛮》辞三章,其卒章曰“野烟生碧树,陌上行人

【收稿日期】2011-03-19

【作者简介】刘振乾(1985-),男,湖南邵阳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去。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今此辞墨本犹在陕州一佛寺中,纸札甚草草。予顷年过陕,曾一见之,后人题跋多,盈巨轴矣。

宋代庄绰《鸡肋编》(卷上)云:

华州子城西北有齐云楼基,昭宗驻蹕韩建军,尝登其上,赋《菩萨蛮》词云“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者是也。其石堤谷在城西南十余里,杀十一王处。今有堂,作释氏十王像焉。

从上述四条材料看,《旧唐书》和《新五代史》所言昭宗登齐云楼唱和《菩萨蛮》之事当较为确信。不仅保留的歌辞内容能与出土文献互相佐证,而且沈括自言见过歌辞的墨本,庄绰考察过齐云楼的遗址。然而将《中朝故事》、《唐诗纪事》、《新五代史》、《鸡肋篇》、《梦溪笔谈》以及任半塘编订的《敦煌歌辞总编》中的《菩萨蛮》歌辞进行对比,却发现存在着字句出入。

《敦煌歌曲总编》	《中朝故事》	《唐诗纪事》	《新五代史》 《梦溪笔谈》 《鸡肋篇》
登楼遥望秦宫殿, 翩翩只见双飞燕。	登楼遥望秦宫殿, 茫茫只见双飞燕。	登楼遥望秦宫殿, 茫茫只见双飞燕。	
野烟遮远树, 陌上行人去。	远烟笼碧树, 陌上行人去。	远烟笼碧树, 陌上行人去。	野烟生碧树, 陌上行人去。
何处有英雄? 迎归大内中。	何处是英雄? 迎孥归故宫。	何处有英雄, 迎归大内中。	安得有英雄? 迎归大内中。
何日却回归? 玄穹知不知。	早晚是归期, 穹苍知不知。	早晚是归期, 苍穹知不知?	

任半塘先生在《敦煌曲初探》中对上述差异进行了详细考辨<sup>[6]</sup>。因此,《敦煌歌曲总编》中唐昭宗御制《菩萨蛮》可以说是任半塘先生考证的敦煌版本。但是,敦煌版本的《菩萨蛮》在传抄和传唱的过程中会有很大的变动,因此,本文认为应当结合当时历史以及作者所处的环境,对唐昭宗御制《菩萨蛮》进行重新解读。

### 一 登楼遥望秦宫殿茫茫只见双飞燕

此句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作“翩翩只见双飞燕”,清代张宗橹《词林纪事》作“茫茫只见双飞雁”。任半塘先生认为“翩翩”下宜是燕,“茫茫”下宜是雁,而且用“燕”特叶“殿”韵,所以用“燕”字为胜。本文认同用“燕”字,但不认同用“翩翩”二字。“翩翩”所指者乃近景,“茫茫”所指者乃远景,“登楼遥望”自然是远景为主。而且“茫茫”二字是就作者当时的心境而言的,故当为“茫茫只见双飞燕”。

唐昭宗乾宁三年七月,凤翔李茂贞叛乱,兵临京师。唐昭宗李晔逃离长安,打算去太原避难。华州刺史韩建中途迎驾,将李晔接到华州。昭宗到华州以后,才觉察出韩建别有居心。

《旧唐书·昭宗本纪》(卷二十)云<sup>[2]761</sup>:

(乾宁四年)二月甲寅,华州防城将花重武告睦王已下八王欲谋杀韩建,移车驾幸河中。帝闻之骇然,召韩建谕之,建辞疾不敢行。帝即令通王已下诣建治所自陈。建奏曰:“今日未时,睦王、济王、韶王、通王、彭王、韩王、仪王、陈王等八人到臣治所,不测事由。臣酌量事体,不合与诸王相见,兼恐久在臣所,于事非宜。况睦王等与臣中外事殊,尊卑礼隔,

至于事柄,未有相侵,忽然及门,意不可测。”又引晋室八王挠乱天下事,“请依旧制,令诸王在十六宅,不合典兵。其殿后捧日、扈蹕等军人,皆坊市无赖之徒,不堪侍卫,伏乞放散,以宁众心。”昭宗不得已,皆从之。是日,囚八王于别第,殿后侍卫四军二万余人皆放散,杀捧日都头李筠于大云桥下,自是天子之卫士尽矣。

通过上述文字可以看出,韩建“囚禁八王”,“解散殿后军”,“诛杀都头李筠”都是有预谋的剪除唐昭宗的禁卫军势力,“自是天子之卫士尽矣”。唐昭宗是在这种势如危卵的情境中作《菩萨蛮》歌曲的,所以“登楼遥望秦宫殿,茫茫只见双飞燕”这一句有其特定的情感。这一句表面上是写景,实际上是将自身的处境做一个外化的景观来描写。“双燕”是昭宗和覃王的自喻,表现的是一种势单力薄,无可奈何的凄迷惨淡之相。

### 二 渭水一条流千山与万丘

此句的版本大多一致,没有存在争议。但是这一句有其深刻的内涵。表面上来看,这是写实。渭水指长安,千山与万丘是写路程之远。实际上这里的“渭水”和“千山与万丘”都是胸中之虚景,而非眼前之实景。“渭水”代指长安,“千山与万丘”则是指回故宫所遇到的困难和阻力。昭宗作《菩萨蛮》歌曲的时间已经是乾宁四年五月,距离李茂贞叛乱的时间已将近一年。早在乾宁三年九月,汴州、河南、关东各路诸侯就有奏请迁都洛阳的折子。而且李茂贞也上表谢罪,请求唐昭宗銮驾回宫。如《旧唐书·昭宗本纪》(卷二十)云<sup>[2]758</sup>:

(乾宁三年)九月己卯朔,汴州朱全忠、河南尹张全义与关东诸侯俱上表,言秦中有灾,请车驾迁都洛阳。全忠、全义言臣已表率诸藩,缮治洛阳宫室。优诏答之。……戊午,李茂贞上表章请罪,愿改事君之礼,继续修贡,仍献钱十五万,助修京阙。韩建左右之,师遂不行。

唐昭宗此时回长安的可能性并非没有,然而,由于华州韩建势力的左右,以及对关东各路诸侯的不信任,唐昭宗迟迟未能动身回宫。因此,“渭水一条流,千山与万丘”也是唐昭宗对当时人心混乱、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的形容。

### 三 野烟遮远树陌上行人去

此句《新五代史》、《梦溪笔谈》、《鸡肋篇》均作“野烟生碧树,陌上行人去”。任半塘《敦煌歌词总编》中作“野烟遮远树,陌上行人去”。《中朝故事》作“远烟笼碧树,陌上行人去”。从文学层面上来看,“野烟生碧树”最雅,“远烟笼碧树”次之,“野烟遮远树”最俗。因此,本文认为“野烟生碧树”一句是经过史官文人润色过的,当不为唐昭宗原词。将“远烟笼碧树”和“野烟遮远树”两句之间的音韵对比,可以发现“笼”为仄声,“遮”为平声。晚唐《菩萨蛮》格调的第三句通常定格是(仄)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sup>[2]759</sup>(打括号者为可平可仄),所以唐昭宗《菩萨蛮》的原句应当是“野烟遮远树,陌上行人去。”

从字面上解释,此句是写景。“野烟遮远树,陌上行人去。”若以写景而论,前者是远景,后者是近景,远近结合,一

静一动,和谐流畅。然而仔细揣摩,唐昭宗这一句歌词弦外有音。尤其是“陌上行人去”一句当另有所指。《旧唐书·昭宗本纪》(卷二十)云<sup>[7]160</sup>:

(乾宁三年七月)壬辰,岐军逼京师,诸王率禁兵奉车驾将幸太原。癸巳,次渭北,华州韩建遣子充奉表起居,请驻蹕华州,乃授建京畿都指挥、安抚制置、催促诸道纲运等使。诏谓建曰:“启途之行,已在河东,今且幸邠。”甲午,次富平。韩建来朝,泣奏曰:“藩臣倔强,非止茂贞。虽太原勤王,无宜巡幸。臣之镇守,控扼关畿,兵力虽微,足以自固。陛下若轻舍近畿,远巡极塞,去园陵宗庙,宁不痛心,失魏阙金汤,又非良算。若舆驾渡河,必难再复,谋苟不臧,悔之宁及。愿陛下且驻三峰,以图恢复。”上亦泣下曰:“朕难奈茂贞,忿不思难。卿言是也。”乙未,次下邠丙申,驻蹕华州,以衙城为行宫。

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唐昭宗是被韩建的花言巧语骗取到华州的。因此,本文认为,唐昭宗此处的“陌上行人”当指“韩建”。韩建是在昭宗逃离长安时接的驾,所以昭宗将其视为自己的同路之人当不足为奇。但是,在昭宗銮驾抵达华州之后的数月,韩建的野心日渐暴露,这让唐昭宗深感不安。因此,唐昭宗认为这位“陌上行人”已经一步一步与自己分道扬镳。

#### 四 何处是英雄迎奴归故宫

此句《敦煌歌辞总编》作“何处有英雄?迎归大内中”;《新五代史》、《梦溪笔谈》、《鸡肋篇》均作“安得有英雄?迎归大内中”;《中朝故事》作“何处是英雄?迎奴归故宫”;《唐诗纪事》作“何处有英雄,迎归大内中”。本文认为此句当为“何处是英雄?迎奴归故宫”。清代梁章钜《称谓录》(卷三十二)云: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妇人自称奴,盖始于宋时,尝见《猗谿寮杂记》云,男曰奴,女曰奴。故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今则奴为妇之美称,贵近之家,其女其妇则又自称曰奴。是宋时妇女以奴为美称。宋季二王航海,杨太后垂帘,对群臣犹自称奴,此其证矣。”予案:六朝人多自称依。苏东坡诗“他年一舸鸱夷吾,应记侬家旧姓西”,侬家犹奴家也,奴即依之转声也。《唐诗纪事》载昭宗《菩萨蛮词》“何处是英雄、迎奴归故宫”,则天子亦以此自称矣。或云“安得有英雄,迎奴大内中”,盖后人嫌其俚改之。

从《菩萨蛮》歌曲的韵律习惯来看,最后一句以(仄)仄仄平平(仄)平平仄平<sup>[7]160</sup>(打括号者为可平可仄),而“迎归大内中”这一句的“大”字为仄声,不合声律要求。至于“何处有”、“安得有”、“何处是”三者之比较,本文认为“安得有”三字过于书面化,系史官文人润色之辞。原句当为“何处是英雄?迎奴归故宫”。

“何处是英雄?迎奴归故宫”是一句非常明显的求救信号,清代梁章钜认为“奴”是天子之自称。因此,这一句可以说是唐昭宗向各路诸侯发出了勤王的号令。《新五代史》言韩建虽为武夫,然亦通文字。如《新五代史》(卷四十)云<sup>[3]434-435</sup>:

建初不知书,乃使人题其所服器皿床榻,为其名目以视

之,久乃渐通文字。见《玉篇》,喜曰“吾以类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通音韵声偶,暇则课学书史。是时,天下已乱,诸镇皆武夫,独建抚辑兵民,又好学。

因此,韩建自然听出了唐昭宗的弦外之音,而且也明白唐昭宗在齐云楼令乐工歌御制《菩萨蛮》的用意。唐昭宗是想利用《菩萨蛮》歌曲的传播方式,将这条勤王诏令布告天下。于是也就出现了前面所说的“建心尤不悦”。乾宁四年八月,昭宗逃难时派出去的晋使延王李戒丕自太原来到华州,韩建就开始对唐昭宗大开杀戒。

《旧唐书》(卷二十)<sup>[2]762</sup>云:

是月(即乾宁四年八月),延王自太原还。韩建奏曰:“自陛下即位已来,与近辅交恶,皆因诸王典兵,凶徒乐祸,遂致舆驾不安。比者臣奏罢兵权,实虑有不测之变。今闻延王、覃王尚苞阴计,愿陛下宸断不疑,制于未乱,即社稷之福也。”上曰:“岂至是耶!”居数日,以上无报,乃与枢密刘季述矫制发兵,围十六宅。诸王惧,披发沿垣而呼曰:“官家救儿命!或登屋沿树。是日,通王、覃王已下十一王并其侍者,皆为建兵所拥,至石堤谷,无长少皆杀之,而建以谋逆闻。寻杀太子詹事马道殷,将作监许岩士,贬平章事殊朴,皆上所宠昵者。

从整个过程来看,唐昭宗作《菩萨蛮》、乐工歌《菩萨蛮》、诸王和《菩萨蛮》,都是一次有目的的政治行动。韩建虽然把唐昭宗劫持在华州,并且把持了朝廷颁布政令的机要,欲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事。但是,韩建却无法控制《菩萨蛮》歌曲在民间的传播途径。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敦煌歌词来看,针对唐昭宗御制《菩萨蛮》歌辞的应和之作就有五首,任半塘《敦煌歌辞总编》中《却回归》二首(斯二六〇七)、《在三峰》(伯三一二八)、《忧邦国》(斯二六〇七)、《回鸾辂》(伯三一二八)都是对唐昭宗御制《菩萨蛮》的应和之作。这些歌辞代表了社会各界对晚唐政治局势的关切,同时也反映出舆论导向和民心向背。《新五代史》(卷四十·韩建传)云<sup>[3]434-435</sup>：“李茂贞、梁太祖皆欲发兵迎天子,建稍恐惧,乃止”。面对各路诸侯所形成的军事压力,韩建不得不将唐昭宗送还长安宫。

#### [参考文献]

- [1] 敦煌歌辞总编[M].任半塘校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671.
- [2]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5.
- [3] 欧阳修编撰.新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4.
- [4] 计有功编撰.唐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987:22.
- [5] 沈括.新校正梦溪笔谈[M].中华书局出版社,1957:64.
- [6] 任二北.敦煌曲初探[M].上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404-407.

(下转第108页)

形态之外建立亚话语形态,在颠覆中获得解脱与自由,在重建中再拾轻松与飞扬。正如巴赫金指出的“在尿和粪便这两个形象中保持着与分娩、多产、更新、吉祥本质上的联系。”<sup>[3]</sup>“狂欢节的世界感受,是有强大的蓬勃的改造力量,是有无法摧毁的生命力。”<sup>[1]</sup>理解了这点就帮助我们打通了阅读作家这一文本的关键。

我们再看下面的语例“这样好看的衣裳,玉穗可是饿狗叼住了屎橛子,咬住了决不会松口的。”作家把对美好事物的追求比作“饿狗叼住了屎橛子。”这个比喻初听之下何其不雅,但正如一个严厉家教下的孩子偶尔说粗话一样,作家带给读者的是解除羁绊和约束后的轻松与愉悦,是大胆叛逆后的成就感,借用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常说的一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同样,禁锢有多深,叛逆就有多烈。中国的六七十年代与欧洲中世纪的社会现状是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人们都过着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绝对遵循官方所赋予的一切教条和规范。充满了恐惧、教条、崇敬、虔诚的常规生活和单一的意识形态造成的世界感受和世界观是荒谬而令人窒息的,因此他们同样都孕育了狂欢的欲望和需求。正因为如此,所以作者在作品中一次又一次地以鄙俗的意象来表示着对权威与神圣的不敬,宣泄着被禁锢的

生命热情。再看下面一段语料“美国的轰炸机飞过来了,它们在鸭绿江的上空投放炸弹,炸弹带着哨声,听上去像哄孩子们小便。”一场神圣伟大的战争,气势汹汹的强大对手,作者通过用这样一个低俗的意象就轻巧地瓦解了它的恐惧感和严肃性,不着痕迹地逃离出了主流意识话语的圈禁。而读者也以同谋人的身份充分享受着这种在破坏中进行创造的快乐。

正如狂欢的目的就是要破除一切成规,消除一切约束,以违反普通生活的逻辑来进行彻底的颠覆一样,毕飞宇在他的《玉米》中就是以狂欢化精神带领着他的读者摆脱了独白意识和威权秩序,最后共同建构一个多元的自由世界。

#### [参考文献]

- [1] [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北京:三联书店,1988:157.
- [2] 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文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82-183.
- [3] [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6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20.

## Carnivalized Language Style of Corn

JIANG Zhen-ting

(Hunan Institute of the Humaniti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oudi 417000, China)

**Abstract:** Corn is a masterpiece of Bi Feiyu, a famous modern writer. The natural and humorous language style of Corn coincides with carnivalized narrative poetry studies of Bakhtin, former Soviet Union thinker. By multi-part narration, irony technique, and selecting from vulgar imag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akhtin's carnivalized art is reflected concretely.

**Key words:** Corn; language style; carnivalized art

(上接第86页)

- [7] 龙榆生.唐宋词格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160.

## The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Tune of Buddhist Dancers Composed by Tang Zhaozong

LIU Zheng-qia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When ascending the Qi Yun Tower, Tang Zhaozong commanded musicians to compose The Tune of Buddhist Dancers. The nobilities and musicians all participated in its responsive composing. Through analyzing The Tune of Buddhist Dancers (Ascending tower to look up the Qin palace), this paper found that the poem song implied important political information. By means of the musical way of The Tune of Buddhist Dancers which was themed in “thinking of returning”, Li Ye (Tang Zhaozong) was actually making a call to convene loyalist troops from various quarters to safeguard the monarch.

**Key words:** Tang Zhaozong; The Tune of Buddhist Dancers; Qi Yun Tower; Han Jian